



修辞语法论稿

张潜 著

XIUCIYUFA LUNGAO

ZHANGQIAN ZHU

河北教育出版社

修辞语法论稿

张 潜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修辞语法论稿

张 潜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76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7.125 印张 162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9.30 元

ISBN 7-5434-3134-3/G·244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我厂调换)

目 录

喻拟融合说的分析	(1)
“拈连”说略	(13)
汉文化与谚语修辞	(37)
模糊和修辞	(49)
词语的意义及运用	(69)
朗读的艺术	(105)
漫谈象征	(135)
试论动词带“上/下”语义不是相反	(150)
主宾互易的同义句	(159)
判断句及其他	(171)
斟词酌句，一丝不苟	(176)
——学习茅盾先生的标点符号修改艺术	
巧语精美，俏言纷呈	(190)
——《围城》寻常词语艺术化运用初探	
外国微型小说修辞赏析	(206)
《老人们》	(206)
《文艺批评家和部长》	(210)
《卖笑人》	(212)
《德军剩下来的东西》	(216)
《浪子归来》	(218)

喻拟融合说的分析

一、喻拟融合说的由来

比喻和比拟，现代汉语修辞学把它们分别为两种辞格，然而在古代汉语中，则都包容在一个“比”的概念之中。刘勰的《文心雕龙》分析《离骚》用“比”的语言事实，指出其中既有比喻，也有比拟，还有的喻拟不分，融成一体。现代修辞学把比喻和比拟分列为两种辞格，这是必要的。但修辞学家们有的从修辞作用分类，有的从语言形式分类，由于各自分类的角度不同，这样就产生了分类上的差异。

陈望道先生在他的《修辞学发凡》中，把比喻归入“材料上的辞格——指就客观事物而行的修辞”一类。在论述借喻时，举了一些例句，其中有这样两例：

①这些雕，从古以来，几千年几万年地接连了燃烧着一种的希望。 （鲁迅译《爱罗先珂童话集·雕的心》）

②博陵崔师立种学绩文，以蓄其有。

（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1〕}

这两个例句，都没有出现喻体，又都是“把譬喻来作正文

的代表”。例①本体“雕”，直接把它当作能燃烧的喻体来写，而雕本身是不会燃烧的。例②也是把种庄稼纺麻当作正文来描写做学问写文章。这两例把喻体具有的动作行为直接写成本体所具有，其作用是描绘本体使之具体形象。

陈望道先生又把比拟归入“意境上的辞格——指就主观心境而行的修辞”一类。他说：“将人拟物（就是以物比人）和将物拟人（就是以人比物）都是比拟。”（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下同）他强调，比拟“都是发生在情感饱满，物我交融的时候”。陈望道先生认为比拟仍是“比”，其修辞作用主要在抒发思想感情，创造艺术作品意境上。他还援引杨万里《诗人玉屑》中论比拟的两个例句：

③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白居易《女道士》）

④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

（苏轼《海棠》）^{〔2〕}

例③④句都只出现拟体而本体隐去。例③是以花比美女，例④则是以美女喻花。

从陈望道先生的论述和例举来看，比拟和比喻的分类依据是修辞作用。

不少修辞学著作是按语言形式、修辞格要素的出现情况来论述比喻和比拟的。尽管论述角度大体相近，可比喻和比拟的具体分界，还是不尽相同。许多现代汉语教材明确指出：比拟的拟体不出现，比喻的喻体则一定出现，据此推断，只出现本体的，都是比拟，只要出现喻体，不管本体出现与否，都是比喻。而有些修辞学专著则认为，喻体隐含，只出现本体，也可以是比喻。张璠一先生的《修辞概要》中，阐述“连‘是’都

不用”的比喻时，列举了八个例句，其中有四个例句是只出现本体而喻体隐含的。如：

⑤我猜他把那封信总该看了几十遍，每个字都让他嚼得稀烂，消化了。
(叶圣陶《春联儿》)^{〔3〕}

此例把字比作食物，而喻体“食物”隐含。张志公先生说：“象借代、比拟等，实际上也是一些比喻。”这就是承认比喻与比拟有时界限不清。袁晖先生在他的《比喻》一书中论述隐去喻体的借喻时，既指出它的语言结构特点，又论及它的修辞效果。他说：“这种借喻都是通过事物的行动来实现的。它所表示的比喻物特征的词都是动词。”他还说：“把比喻物隐去，而用表示比喻物的行为性状的词语直接焊接在被比喻物上，使这些被比喻物也增加了新的含义，增添了新的特性，增加了新的色彩，这些被比喻物也生意盎然，跃然纸上了。”^{〔4〕}这些论述表明，这种比喻，在语言结构形式上和修辞效果上，都同时具备比喻和比拟的特征。王希杰先生在他的《比喻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一文中，把这种比喻提名为“藏喻”，并以闻捷的诗《秘密》为例：

⑥姑娘从泉边汲水归来了，
辫梢上沾着几滴水珠。
欢笑盛开在眼睛眉毛上，
心啊，要从嘴里跳出。^{〔5〕}

“欢笑盛开在眼睛眉毛上”一句，喻体“鲜花”隐含，而把适用于描叙鲜花的动词直接“焊接”在本体“欢笑”上（实际

上就是仿拟),赋予本体以新的特征,新的色彩,使之形象生动,情趣盎然。

综上所述,比喻与比拟分类差异集中在喻体隐含、亦喻亦拟的修辞现象上。对这种修辞现象,有的说是比喻,有的说是比拟。如:

⑦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鲁迅《故乡》)

对这个例句,袁晖先生的《比喻》一书中说它是借喻。^[6]黄伯荣、廖序东两位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说它是拟物。^[7]究竟该怎样看待这种修辞现象呢?我们认为,比喻和比拟不是孤立的、互不联系的两种辞格,它们都来自古代修辞中的“比”,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类比联想,可以说有亲缘关系,像一对孪生姐妹。在具有近亲关系的比喻和比拟之间出现亦喻亦拟、非喻非拟的修辞现象是很自然的。正如联体双胞胎,明明长着两个脑袋,两双手和两双脚,可合着一个身体,一副肝肠,看似两人,可谁也离不开谁。硬是承认其中一个而否定另一个,既不现实也不恰当。同样地,对亦喻亦拟的修辞现象,强行归入比喻或比拟亦不妥当。我们认为应当承认这种联体修辞,把它称之为“比喻和比拟的融合”,简称“喻拟融合”。“喻拟融合”是一种辞格组合。李晋荃先生在《辞格组合体系试探》一文中说:“融合式组合,辞格之间在语义上有互相渗透的关系,两个辞格的运用,互为条件,又互相说明,两者融为一体,不能分离。”^[8]“喻拟融合”就具有这种融合式组合的特点。下面试就“喻拟融合”的语言结构特征、语义特征和修辞作用作进一步分析。

二、喻拟融合在语言结构 形式和语义上的特征

我们先来看比喻和比拟的构成。

比喻有四个要素：本体、喻体、喻词、似同点。似同点包括相同点和相似点。相同点就是本体和喻体都具有的形态性质特征及评价。如：

①她们从小跟这小船打交道，驶起来就像织布穿梭，缝衣透针一般快。
(孙犁《荷花淀》)

这个比喻中“快”是本体“驶小船”和喻体“织布穿梭，缝衣透针”共有的性状，是相同点。相同点是构成比喻的基础，不同类的事物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类比联想，就是要有相同点。相似点和相同点不同。某种动作行为性状特征本来只是甲事物具有，但在一定条件下，乙事物也暂时地具有了这种动作行为性状特征。如：

②他有些慌乱，讲话速度不由得加快，语词像风车前密集倾泻的米粒，毫无节奏。

这个比喻句中的“倾泻”就是比喻的相似点。在讲话加快的情况下，语词像风车前的米粒一样倾泻出来。只是“像”，是相似，并非语词真的会和米粒一样倾泻。

再说比拟。比拟有三个要素：本体、拟体、仿拟点（有人亦称之为仿拟词）。

比喻和比拟都有本体，我们把比喻的本体称作“本体A”，

把比拟的本体称作“本体 B”。下面是一组同义异构的句子：

③在眼睛眉毛上呈现出来的欢笑，像 盛开的鲜花

本体 A 喻词 相似点 喻体

一样娇美。

相同点

④在眼睛眉毛上呈现出来的欢笑，像 盛开的鲜花。

本体 A 喻词 相似点 喻体

⑤欢笑 像 鲜花一样，盛开在眼睛眉毛上。

本体 A 喻词 喻体 相似点

本体 B 拟体 仿拟点

⑥欢笑 盛开在眼睛眉毛上。

本体 A 相似点

本体 B 仿拟点

这几个句子语义相近，结构形式不同。例③④都是详式比喻，所不同的是③句似同点都显现，而④句只显现相似点，相同点隐含，给人们留下想象空间。两句中的“盛开”都作“鲜花”的定语，属正常搭配，然而，“欢笑”能使眉眼充分舒展，正如盛开着的鲜花花瓣舒展一样，“盛开”仍能引起相似联想，所以是“相似点”。⑤句，则是比喻和比拟的连用。主语“欢笑”既是比喻的本体，又是比拟的本体，“鲜花”是喻体，也是拟体，“像”是喻词，相似点“盛开”位置后移，成了谓语中心，直接描述本体“欢笑”，产生仿拟作用，相似点同时成了仿拟点。比和拟的关系就是这么密切，唯其相似，方能构成仿拟，仿拟一定要以相似为前提。⑥句是喻拟融合，本体 A 和本体 B 重合，是主语，相似点和仿拟点重合，是谓语中心，比喻和比拟的其他要素都隐含。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喻拟融合有如下几个特征：

1. 喻拟融合是有条件、有选择的。比喻和比拟具有共同的相似点，才有可能形成喻拟的融合形式。相似点和仿拟点重合，相似和仿拟互为依存，互相渗透，合而为一。

2. 喻拟融合的语言结构形式，重合的本体 A/B一定是主语，重合的相似点和仿拟点一定是谓语中心，谓语中心一般由动词充当，也有形容词充当谓语中心的情况。如：

⑦（高松年）脸上堆的尊严，厚得可以用刀刮。

（钱钟书《围城》）

⑧（方 翁）笑容和语气里的顽皮，笨重得可以压塌楼板。
（同上）

3. 喻拟融合的语义结构有互补关系。显现的本体 A/B互补，显现的相似点与仿拟点互补，互相映照，互相说明，相得益彰。喻体本体一般是隐含重合，显现重合的并不多。如：

⑨地头，一棵古老的柳树 撑 一把浓绿的大伞。

本体 A	相似点	喻体
本体 B	仿拟点	拟体

以上三个特征都具备的语句才能构成比喻和比拟融合的辞格组合形式。

三、喻拟融合的修辞作用

我们考察比喻比拟辞格融合，并非只是为了正名，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了解其独特的修辞作用。比喻和比拟都是我们民族

喜闻乐见的修辞方式，用它们来描绘事物，能把事物描绘得生动活泼，具体真切；用来表达思想感情，能把思想感情表达得酣畅淋漓。比喻和比拟的修辞作用又各具特色：比喻重“喻解”，可化抽象为具体，化难懂为易知，化一般为新奇，长于描绘，给人以具体的形象美；比拟则重“抒情”，托物寓志，物我交融，想象丰富，情趣无穷，感染力强。喻拟融合后，两方面的修辞作用同时发挥，产生独特的表达效果。恰当运用喻拟融合组合形式，会产生较强的艺术魅力。具体说来喻拟融合形式有如下四个特点：

1. 语言简洁凝练

状物抒情，要求语言简短，语义丰厚。我们比较例③④⑤⑥四句，它们语义相近，语句最简短的是例⑥这一喻拟融合形式。

2. 联想丰富多变

比喻和比拟的心理基础都是类比联想。类比联想把貌似不相干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巧妙而合理地联系起来，构成新鲜奇异的独特形象，从而产生美感效应。联想愈丰富，由此产生的美感效应也就愈强烈。喻拟融合，浑然而为一体，由单纯的双向联想派生成复杂的多维联想，激发听读者进行再造和创造想象，产生更为复杂多变的联想，增强美感。如：

①这女儿刚十八岁，中学尚未毕业，可是张先生夫妇抱有他们家乡的传统思想，以为女孩子到了二十岁就老了，过二十岁还没嫁掉，只能进古物陈列所供人凭吊了。

（钱钟书《围城》）

过二十岁尚未结婚的女孩子和古物，两者本来风马牛不相

及，但它们各有“老”和“古”的特点，“老”和“古”又都有“时间长”的意思。就是这“时间长”构成共同点，引起类比联想，把活生生的青春少女和死沉沉的古物联系在一起。“古物”尚能装点主人客厅，供人玩赏，炫耀其主人的富有，老姑娘却只能是父母的包袱，使父母脸上无光，仅“供人凭吊”而已。这个喻拟融合，貌似与事理谬悖，细细玩味，一定会深感妙不可言。

②小飞娥抬头看看他的脸，看见他的眼睛要吃人，吓得她马上没有答上话来，……（赵树理《登记》）

此句不说“他（张木匠）”发怒，而说“他的眼睛要吃人”，因为这种喻拟融合修辞能引起人们许多联想和想象。由“吃人”可想到虎、狼、熊、豹等凶猛野兽，张木匠的怒相便具体逼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由“吃人”还可以联想到以往张木匠打骂小飞娥的凶狠，想象出此时此刻小飞娥的恐惧心态，勾起人们对小飞娥悲苦命运的深切同情。

3. 形象生动逼真

巧妙地运用喻拟融合塑造人物形象，能把人物形象刻划得生动逼真，维妙维肖，富有情趣。喻拟融合，联想的一端“本体”是显的，实的，是描写的对象，联想的另一端“喻拟体”是隐的，虚的，是铺设陪衬的对象。连接联想两端的纽带有两条，一条是仿拟相似点，是显的实的；另一条则是相同点，是隐的虚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就像催化剂，催动读者的联想活动，由实到虚，由虚而实，虚虚实实，虚实相生，意象丰富，形神毕肖，呼之欲出。如：

③方鸿渐给鲍小姐喷了一身黑，不好再讲。心里想：“你不是朱古力，你是乌贼鱼，会这样含墨喷人！”

（钱钟书《围城》）

鲍小姐皮肤黝黑，乌贼鱼也是黑的，这是形似；乌贼鱼会“含墨喷人”袭击他物，鲍小姐虽不会，但她会用言语伤人，实质上都是攻击对方，所以说鲍小姐“含墨喷人”是形神兼备的。再联系上下文中对鲍小姐的有关描写，送给她的许多雅号，诸如“朱古力”、“熟肉铺子”、“局部真理”等，这位鲍小姐放荡任性的形象就逼真地凸现在我们面前了，同时旁边那位神情尴尬而懊恼的风流洋相公也就显得十分滑稽可笑了。

④对了，我同你，我们可以飞，飞到一个真正干净、快乐的地方。

（曹禺《雷雨》）

这是周公馆的二公子周冲对他热恋着的女佣四凤说的一番话。人没有翅膀，也不会飞，周冲却说“可以飞”。很自然地，读者会由此联想鸟儿展翅，轻快、自由地飞翔的形象，感受到周冲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这样，周冲稚气纯真、充满幻想的性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意境优美深邃

意境是文学艺术作品表现的境界和情调。“意”是写说者的思想感情，“境”是客观事物，是写说者描写的对象，也是写说者表达思想感情的依托和载体。古人称道“意象合一”，“情景交融”，就是要求“意”与“境”完美统一。喻拟融合修辞具有抒情性，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和其他修辞方式密切配合，巧妙运用，创造出来的意境优美深邃，具有勾魂摄魄的艺术魅力。

我们不妨摘取两例，共同欣赏：

⑤山，

刺破青天锃未残，

天欲堕，

赖以拄其间。

（毛泽东《十六字令三首》）

高耸入云，陡峭挺拔的山峰，雄伟壮观。在诗人的眼里，它不是普通的雄峰，而是一把出鞘的倚天巨剑。面对这倚天宝剑，诗人浮想联翩，革命豪情勃发，于是“刺破青天锃未残”脱口而出，他借助雄峰，驰骋想象，尽情抒发“千难万险只等闲”的革命豪情，表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气概，创造出博大恢宏的艺术境界，也显示了诗人非凡的语言艺术造诣。

⑥常听一位老人家说，每逢春秋两季，月圆的时候，你要是心细，有时会听见长城上发出很低很低的声音，像吟诗一样。老人说：这是长城在唱歌，唱的是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

（杨朔《秋风萧瑟》）

这段文字隽永深沉，充满着诗的韵味。江山多娇，长城壮美，抚今忆昔，心潮激荡。是长城在唱歌，还是历史在唱歌，是老人在唱歌，还是诗人自己在唱歌，说不清，也不须说清。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令人陶醉的艺术意境的创造与喻拟融合修辞的巧用实在是分不开的。

注:

[1] [2]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 82 页、第 120 页及第 122 页。

[3] 张璠一《修辞概要》1954 年版第 116 页。

[4] [6] 袁晖《比喻》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46 页、第 45 页。

[5] 秦旭卿、王希杰《修辞·语法·文章》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166 页。

[7]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下),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54 页。

[8] 见《修辞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修辞学会编, 语文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265 页。

“拈连”说略

“拈连”是运用语言材料（语素、词、短语）的语义和组合的弹性变化，巧妙地表情达意的一种修辞方式。当甲乙两项事物连起来表述时，趁便把适合表示甲事物的词语，用来表示乙事物。这个词语就临时性地产生了原来没有的意义和用法。这就叫做“拈连”。“拈”，是将某一词语从可以用的甲语言环境中，拈到一般不可以用的乙语言环境中来；“连”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环境因为“拈”而前后相连，构成语义密切关联的整体。如：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己也缩上了峨眉山。（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打”这个动词，本来只适用于甲事物“内战”，现在趁便拈搭到乙事物“日本侵略者”方面，这样，“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说法。这样的说法，从字面看，好象意思合不拢（所谓动宾不配），但从表达效果看，这样的说法，把国民党热衷“打内战”，和“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这两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个“打”的意义是“引”的意思，不用“引”而用“打”，趁第一个“打”的便，使语言连贯，而且前因后果的关系表现得更加直接明白。